清史稿/卷49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九十五

清史稿
卷四百九十六
作者：章鈺

卷四百九十七

列傳二百八十三

忠義十

劉錫祺阮榮發程彬桂廕存厚榮濬錫楨等張景良倭和布

週飛鵬松興松俊等宗室德祜彭毓嵩楊調元楊宜瀚陳問紳

德銳皮潤璞榮麟等張毅喜明阿爾精額斌恆等譚振德熊國斌

陳政詩陸敘釗齊世名等羅長崟曹銘章慶徐昭益曹彬孫汪承第

吳以剛陶家琦等奎榮王毓江劉駿堂鍾麟何永清沈瀛申錫綬等

世增石家銘琦璘毛汝霖胡國瑞張舜琴鍾麟同範鍾岳等孔繁琴

王振畿張嘉鈺陈兆棠馮汝楨何承珍白如鏡何培清黃兆熊

張德潤張振德舒志來秀劉念慈李秉鈞王榮綬定煊長瑞

巴揚阿等王有宏何師程黃凱臣戚從雲盛成哈郎阿南山培秀等

桂城延浩文蔚佘世寬等高謙黃為熊文海趙翰階貴林量海等

額特精額文榮等玉潤勞謙光吉升張程九王文域譚鳳亭等

張傳楷孫文楷王乘龍趙彝鼎施偉李澤霖胡穆林更夫某

梁濟簡純澤王國維

劉錫祺，字佩之，直隸天津人。畢業將弁學堂。第八鎮成立，為正參謀官。光緒二十二年，南、北陸軍於河間會操，籌度有勞，加正參領銜。

宣統三年夏秋間，革命黨人之在武漢者數被破獲，總督瑞澂恣意捕殺，人人危懼。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變作，始僅工程營數十人，他軍無應者。瑞澂遽逃兵　監，省垣無主。於是各營皆起，擁立都督黎元洪，稱軍政府，獨立。錫祺時方赴沙市，以二十六日回武昌，各營爭往迎謁，趣入見元洪，錫祺正色曰：「國家歲糜巨帑練兵，原期君等為國干城，以禦外侮。奈何一旦為人煽惑，遽爾發難乎？禍機一動，將無已時！吾不能為君等所為。」眾聞之譁怒，即於坐中擊殺之。事聞，照協都統例從優賜卹。

發難時，　　督隊官阮榮發出阻，眾遽擊斃之。榮發邑裡未詳。

程彬，字筱竹，江西樂安人。時署鮎魚司巡檢。署在省城南，十九夜見城外火起，彬馳往救護，至望山門外正街，突遇陸軍砲隊入城，皆袖纏白布，彬大駭，厲聲問曰：「汝等反耶！此何為者？」眾舉槍擬之，彬益前致詰，遂遇害。以一巡檢犯難而死，人皆哀而壯之。

桂廕，字輯五，姓嵩佳氏，滿洲鑲藍旗文生。由刑部郎中、軍機章京外擢施南府知府，調安陸，以治堤盡力名。安陸為襄樊門戶，府城故無兵。武昌變聞，圖守計，並牒道請兵，已而旁郡德安、荊州皆陷。十月初五日，鄖陽兵驟變，圍府署，劫印信。桂廕攜妻

富察氏趨入文廟，夫婦同縊崇聖殿中，死，衣帶中書有「虛生一世，不能報國安民」數語。臨殉難時，顧謂僕曰：「葬我必北面！」官紳流涕斂之，葬城內陽春台側。

存厚，字寬甫，正白旗監生。由內務府郎中選宜昌府，調辦襄陽榷局。宣統三年十月，郡中黨人應武昌，存厚揮家人出避，曰：「吾嗣不絕，死無憾！」局丁旋縶存厚，擁至北門校場戕之，幼子被搜獲，驚死。

榮濬，字心川，荊州駐防，蒙古鑲藍旗人。光緒三十年進士，用知縣，發湖北，補天門縣。操行不苟。變作後，荊防旗人有自武昌脫歸者，道天門，語狀，且為榮濬危。榮濬以死自誓，集紳耆、練民團為保衛計。無何，黨眾來攻，遂被害。記名驍騎校炳安同死，僕成鬆亦殉焉。

同時殉國難者，為候補縣丞錫楨，姓汪氏，漢軍人。充沙市警察官，盡室被殲。牌洲司巡檢方祖楨，安徽桐城人。鄂軍頭目將入湘，道牌洲，土豪某夙銜祖楨，嗾人殺之江岸石花街。巡檢王萃奎，江西豐城人。佐穀城縣，治盜有聲。襄陽既變，屬邑響應，盜渠縶萃奎及一子、一孫殺之。蘄州吏目駱兆綸，字文卿，湖南江華人。亂作，知州亡去，州人以綸習吏事，遮留之。綸請送母至漢口乃還，至治所，以全省皆陷，事無可為，憤絕投河死。又襄陽府某縣典史，當變作時，晨起踈廨門外，過者叩頭要入，得負販者十八人。出銀幣二百枚分遺之，曰：「平生所積止此！城破義不得活，請助我殺敵。」眾感其義，各攜肩輿長木及負擔之具，噪而出。變軍方踞府署，出不意擊死者數人，俄而排槍起，某與十八人者皆死。候補知府張曾疇，字望屺，江蘇無錫人。以書跡似總督張之洞，為之洞所賞，充文案有年，榷漢陽車站貨捐。戰事起，避上海，仇者誣為挾貲遁，脅還漢口，會計出入悉符合，得還。黨人適同舟，面辱之，捽其冠，遽投江死。候補知縣聯森，字植三，蒙古鑲紅旗人，隸荊州駐防。光緒八年舉人，挑知縣，發廣東，改湖北。屢榷釐捐，能卹商。九月，道出漢陽，變兵爭索金，慷慨大罵，遇害。子寶焯、兄子寶明從死。

張景良，湖北人。將弁學堂畢業生。遊學日本歸，充湖北新軍標統。武昌既擁立都督，景良慷慨說之曰：「朝廷已宣布立憲，不宜更言革命。公受知遇久，諸將惟公命是聽，盍三思之？」變軍怒，拘景良署中。時清兵攻漢陽，景良陽請赴前敵，以妻子為質，乃委充司令官。九月初六日之戰，清兵卻，景良率砲隊出，臨發，砲予彈一枚，槍予彈一排，甫戰彈罄，景良遽大聲促軍退，眾不知所為，遂大潰，死者枕藉，清兵得進屯大智門。後廉其故，殺景良，臨刑夷然，仰天大言曰：「某今日乃不負大清矣！」

倭和布，字清泉，滿洲正白旗人。家世以武功顯，獨兼肄文學。起家護軍藍翎長，歷二等侍衛。拳匪之變，歐人僑京者多被戕，倭和布護之甚至。或詰之，曰：「外人僑吾國，勝之不武。無故與八國構釁，敗將不國，吾敢重召亂乎？」旋扈駕西行，家人初以為戰死。出為湖北均光營參將，擢施南協副將。川寇陷黔江，率所部赴援，獲其渠，斬以徇。武昌變作，鄂將屯宜昌者應之，倭和佈時以裁缺寓宜城，被執，勸降不應，以得死為幸，遂槍殺之。

週飛鵬，字翔千，江西新建人。由武舉人累官都司，充湖北襄防馬隊管帶，駐老河口。鄂軍變，縣無賴出獄囚，糾水師營謀變，飛鵬持不可，出佩刀與鬥。槍及馬腹，墜馬，槍繼至，洞胸死。裁缺荊州城守營參將玉萼，亦遇難死之。

松興，蒙古正白旗人，荊州駐防。以諸生改武職，累官協領，記名副都統，充常備軍統領。變兵入城，被縶入鄂，叱使跪，曰：「吾朝廷大吏，城不保，義當死。頭可斷，膝不可屈！」士紳三十餘人馳救之，已及於難。其戚善吉、庖人福全皆從死。

駐防之同時殉難者，在武昌有兵備處提調松俊，守楚望台火藥庫，變兵攻庫，力戰死。三十標隊官重光，守籓庫，變兵掠取庫儲，重光大呼：「保全名譽！」被槍死。妻趙，子春年、長年、寶年同日殉。四十一標排長色德本，三十標副軍需官寶善，二十九標排長德齡、隊官東良、排長德培，均戰死。前泰宁鎮右營都司榮錦就養子書記官朗察所，拔所佩劍自裁，侄迎吉及朗察舉室自焚。驍騎校哲森以領軍械至省，自刺其腹死。陸軍小學教習舉人迎禧，平時於古人之當死不死者輒痛詆之。變作時，衣冠坐講堂，及難。副軍需官榮勳仰藥死，子額勒登額、穆貞額殉之。第八鎮執事官錦章謀召同志抵禦，中途遇害，父榮喜即自盡。司書生恩特亨、雲騎尉榮清、排長倉生光均大罵不屈死。文生楚俊在督署，金培、榮森，司書生鈺壽、訥爾赫圖均在省與難。

在荊州者，聯長澤麟憤全省盡陷，發槍斃數人，被害。協領志寬，排長額哲蘇、依成額、關斌魁，恩騎尉扎勒杭阿，隊官王榮耀，均亡於陣。生員秋培城陷自盡。防禦多瑞仰藥死。記名驍騎校金霖嘗作萬言書，以旗制不良，力主變更，人多笑之。及變作，發槍自擊死。又知縣用模範講習所所員根壽於羊樓峒，文生陸營司書生定海於施南府，均死之。

其後死於江寧者，為生員佔先、文志、恩昌，武生林福。死鎮江者，為生員榮有；副將赫成額則隨端方在資州，兵變遇害；軍諮府軍諮使良弼，自有傳。

宗室德祜，字受之，隸正藍旗，不詳其支派。宣統二年，由禮部儀制司郎中選授鳳翔府知府。三年九月，西安兵變，德祜聞警，即與知縣彭毓嵩籌備。有湘人劉瑞麟，以武職留陝，委令募團勇，與參將王某分任防守。初七夜，匪徒假民軍名號，驟集千餘人，攻府城。德祜與毓嵩登陴，激勵士卒拒守。至天明，匪氣奪，將引去，以有內應者，城遽陷。左右擁德祜走避，德祜曰：「此吾死所，尚何避為？」匪蜂至，呼曰：「知府滿人，且宗室，宜速殺之！」遂遇害。又殺其幼子二人。王參將，同州人。城破，與匪相搏，憤而自戕，舁至署乃死，名未詳。

毓嵩，字籛孫，四川宜賓人。由舉人官教諭。學政疏薦，用知縣，選陝西鳳翔，勤聽斷，時方興小學，必令讀經。城陷後，毓嵩解束帶自經，遇救未絕，乃從容出堂皇北向跪，起語眾曰：「吾有死耳，任爾等為之。」匪擁至署西北神祠，以白布纏其頸，毓嵩怒詈，遂被戕　　，梟其首去，年六十有二。子穌年，奔赴死所，為匪眾所逐，投井死。

楊調元，字穌甫，貴州貴築人。光緒二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。丁父憂歸，服除，以母老不赴官。終母喪，乃入都，改知縣，選陝西紫陽縣。於秦境為極南，居萬山中，為楚、蜀會匪出沒地。以緝捕有名，遷長安，權華陰。疏濬河渠，复民田五萬畝。調華州，以獄事忤上官，解任。已，复補咸陽，擢華州，署富平、渭南等縣。

其署渭南，以宣統三年正月。先是，南方革命軍數起皆不得志，始改計結學生之隸新軍籍者，潛伏待應。陝軍勢弱，則又結會匪以厚其力。八月十九日，鄂變起，九月朔，陝變繼作。諸守令多委印去，調元獨謂守土吏當與城存亡，亟召紳民議守禦。渭南北有號「刀客」者，殺人尋仇，數犯法，至是感調元義，爭效命，集者萬餘人，檄邑紳武進士韓有書統之。時鄰匪蜂起，渭南以守禦嚴，不能入。

臨潼武生張士原揚言受軍政府命，驟率眾徇城下，調元登陴語之曰：「吏所職，保民耳。無如所犯，則釋兵入見。必怙威圖一逞，則視力所極，當與決生死。」士原知不可侮，遂屏騎入廨，以議貸餉事，語侵調元。調元至是，躑躅廨後園中，仰天歎曰：「吾誼應死，所以委曲遷就，欲脫吾民兵　　禍而後歸死耳。虺辱至此，尚可一息偷生乎？」遂投井死。民聞調元殉難，執士原磔之，並殺陝都督所派副統領及同黨數十人以徇。有書時出擊他盜，馳歸，葬調元畢家原。調元通古學，工詩文，有訓纂堂集、說文解字均譜等書。所作篆書，人尤寶之。

楊宜瀚，字吟海，四川成都人。兄宜治，官太常寺卿。宜瀚好學，嘗入烏魯木齊都統金順幕中，治軍書，知名，保知縣。中順天鄉試舉人，以知縣發陝西，補興平，調寶雞。以經術飾吏事，與調元齊名。署華州知州，民軍圍署索餉，以威劫入甘露寺中，有以事繫獄賴宜瀚平反得出者，約護宜瀚出。入夜，宜瀚獨至神殿自經死。遺書親友，意思安閒，謂已得死所，無可哀者。

陳問紳，字子仲，湖北安陸人。入貲為縣令，發陝西，權甘泉，以能緝捕稱。調白水，邑刀匪素難治，武昌變起，乘間應之，糾眾攻城。時問紳初受任，一切無備，乃集紳民告之以不忍以一人故致全境糜爛，遽出城，大罵不屈死。妻吳，以護印不與，同被戕，並斃傭婦某。

德銳，滿洲人。官秦中久，歷長安、三原諸縣，有循聲。西安變作，八旗人多被禍，德銳時居會城，變兵突入，語德銳：「公得民心，我曹不忍死公，請速出城！」答曰：「感汝等意，然予滿人也，不忍獨生，刃加予頸可也。」遽起奪刀自刺死，妻、子均自裁。

皮潤璞，湖北大冶人。官榆林縣典史，有強項稱。變作，匪徒縛榆林鎮總兵張某、中營游擊瑞某送獄，潤璞斥之。群怒，以利刃相擬，不為動，紛加以刃，分股體為數段。妻聞訊，即以身殉。榆林守備穆克精額同時死，闔門自盡。

時殉難者，候補道榮麟，字仲文，滿洲人。變作，方榷白河釐金，全家投井死。候補知州張存善，字次章。榷鳳翔鹽釐，死事所。候補直隸州知州寶坪，字子鈞，西安駐防。一門殉難者七人。候補同知廣啟，字少漁；候補通判嚴濟，字寬甫：均滿洲人，與於難。

張毅，字仁府，直隸天津人。父夢元，官福建布政使，護台灣巡撫，以清廉著稱，卒，贈太子少保。毅由廕生官部曹，改道員，分山西，奏調陝西，授甘涼道。宣統三年六月，擢安徽提法使。八月，自隴入秦，將入覲，九月，抵乾州，變作，道梗。變軍偵知之，請為參謀官，斥之，攖眾怒，羈留不得脫。會疾作，州人知毅賢，言於變軍，乃出就醫。毅念惟一死可自完，十一月初十日夜加醜，乘間投井死。毅無官守，中道遘變，卒完大節，世尤多之。

喜明，字哲臣，西安駐防。舉人。宣統三年九月，民軍猝起，攻旗營，將軍文瑞督戰，喜明領兵百餘人，獨樹一幟，誓以書生效死。戰不利，歸告母曰：「吾屬死不免。」母曰：「婦女以潔身為重，可受辱乎？」帥子婦二、幼孫一，投井死。喜明有三女匿鄰廟

中，走入手刃之，蘸血書壁曰：「喜哲臣三女死於此。」還至家，縱火自焚死。

附生春祥，素端謹。聞變後，語兄若弟曰：「城破家必亡，自古全家盡節，有光史冊，吾原死矣。」則皆應曰：「諾！」城陷，聞砲聲近，曰：「可矣！」遂偕兄、弟、妻、子輩十餘口焚死，無一免者。

直隸州州判阿爾精額，榷釐金於方計堡，受代還，道咸陽，變軍將劫之，為之語曰：「吾當未亂　　時，志欲以忠報國，敢偷活耶？」義之，不加害。乃入邸舍，肅衣冠，北向自刎死。妻張氏，即吞金以殉。

城破時陣亡者，為協領斌恆、恩瑞、存福、培基，佐領貴升、特克什肯、慶喜、巴克三圖、恆秀、瑞明、額哲本、達朗阿、興智、恩壽、玉祥、西拉本、奇徹亨、恩撒亨，防禦存喜、存升、恩成、林福、色清額、平升、胡圖靈額、惠文、鶴齡、奇巽、蘇克敦、訥拉春、惠源、呢克通阿、哲爾精額、惠祥，驍騎校奎亮、林啟、啟弟正目林璋、都倫太、景文太、薩立善、文昭、伊吉斯琿、智厚、惠慶、惠啟，副官惠璋、鹽大使文煥，舉人惠斌，生員金常，武舉人德森布，騎都尉昌廣、益光，雲騎尉俊亮、和瑞、松善、特伸布、富海、勝春、海亮、多鑾太、達林、和順、忠雲、玉恆、培文、存祿、倭什琿、鳳玉、惠撒亨，恩騎尉培緒、鳳山、恩瑞、奎德、貴成、錫齡、崇喜、倭仁額。徇難者，為佐領圖切琿，候補直隸州知州寶坪，直隸州州同俊興。候補知縣德銳自刺死，妻、子同殉。防禦多英，與長子舉人奎成率妻、女等投井死，次子生員奎章，伏井慟哭從死，族弟奎斌、奎莊皆死之。巡官惠祥率警生守城，城陷，投井死，家屬從死者六人。從子廣興既殉，母趙氏，年六十餘，執短刀闖入民軍，欲殺敵，尋自刎死。生員音德本走多公祠自經死，弟領催額哲亨城陷死。傷亡者，佐領圖們布、善印、全瑞。

旗兵之死於此役有名冊可稽者，凡千餘人，官弁兵丁之家屬遇害及自盡者尤眾。論者謂各省駐防，於辛亥國變，以西安死難為最烈且最多雲。

譚振德，字子明，直隸天津人。始入武備學堂，調新建陸軍，派充山西四十三協協統。時山西僅陸軍一協，振德寬而有制，兵士親之。巡撫陸鍾琦履任之三月，武昌變作，陝西響應，召軍官議省防。振德與參議官姚鴻法建議接濟河南軍火，而以重兵助守潼關，鍾琦從之。遂於九月初七日發新軍一、二營子彈，令於翌日出蒲州，屯潼關，又令熊國斌帶第三營繼之。有構於一、二營者，謂熊營將於中途襲擊，適第二營管帶姚維藩以請棉衣未得為憾，聞之，憤激，謀變。明日，擁眾入省城，振德聞警，不及集兵衛，馳出

遮道，對眾有所宣喻，維籓恐其撓眾心，舉槍斃之。遂趨撫署，鍾琦父子殉難，國斌以不肯附和亦被戕。鍾琦自有傳。

陳政詩，字詠笙，浙江仁和人。年十九，從湘軍西征，將軍穆圖善器之。從至奉天，充防營統領。光緒初，以知縣發山西，歷署州縣，以廉惠稱。以剿套匪功擢知府，以道員用。調浙，統嘉、湖水陸防軍，中讒罷。宣統元年，浙撫增韞奏言政詩軍紀嚴，有廉將風，詔復原官，再發山西。三年，統帶南路巡防隊，駐澤州，兼署澤州府。武昌變作，陝西響應，晉新軍亦變，戕巡撫。時政詩駐聞喜隘口鎮，遏變兵南趨。敵千人，脅土匪亦千人，以三百人屢敗之。方乘勝進擊，清廷詔命停戰，乃駐師絳州。敵勾結旁近土匪，勢复張。政詩以去絳則南路即與秦軍接，全晉將不保，誓死守。十一月二十日，敵攻城，城紳迎以入，政詩巷戰，力不支，被執，罵不絕口，剖心臠割死。弟敷詩，山西候補同知，隊官陳順興、劉占魁，均同時被難。

陸敘釗，字磐芝，順天大興人，原籍蕭山。少勵志節，從軍甘肅，保知縣。曾國荃撫山西，招入幕。擢直隸州，發山西，歷官州、縣凡十二，皆有聲。宰靈丘十年，尤得民。拳匪逼晉邊，大治鄉團，縣境晏然。宣統初，薦卓異，補河東監掣同知。太原變作，河東戒嚴。敘釗先以盛暑督濬鹽池致疾，至是疾甚，強起治防守事。秦軍來襲，晉軍應之，城陷，預服阿夫容膏，衣冠出堂皇，厲聲訶之，刃交下，無完膚，殞於座。子文治，聞變以毀卒，幼子亦為變兵所戕。時論謂與巡撫陸鍾琦父死忠、子死孝、鄉里同、氏族同、死難情事略同，推為奇烈。

時署陶林廳同知齊世名，天津人；岢嵐州知州奎彰，天鎮縣知縣世泰，均京旗人：先後均以兵變被戕。

羅長崟，字申田，湖南湘鄉人。光緒二十一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捐昇道員，發江蘇，改四川。趙爾豐督川邊軍事，長崟在幕府多贊畫。宣統二年，簡駐藏左參贊，駐藏大臣聯豫以兵備任之。會閱新調川軍，以譁譟故，與協統鍾穎有隙，且覈鍾穎入藏軍資用浮冒，汰二十餘萬，鍾穎益嫉。三年五月，鍾穎率師徵波密，戰屢挫。長崟馳往，奪其軍，得鍾穎失機狀。方激勵軍士規進取，而軍多會黨，氣囂甚，長崟馭將又嚴。及秋，內地變作，軍在藏者遽變，掠長崟私宅，波密軍繼之。縶長崟，屈辱之。偶得脫，自投崖下，未死，复曳之起，卒被戕。長崟之死，鍾穎實陰嗾之，後家人愬得實，置鍾穎於法。

曹銘，浙江上虞人。由諸生參四川總督劉秉璋幕，保知縣。歷治西藏夷務，著績，擢道員。巴塘邊亂番聚族十餘，陰為犄角。銘往解散，趙爾豐軍得深入勘定，功尤偉。署嘉定府，旋委石堤釐局。局介黔、楚間，往者皆中飽，銘絲毫不染。成都變作，匪眾入局，露刃逼索釐款，拒不應，中十餘創，垂絕乃委去。縣紳來視，以先事窖藏金指視之，點驗畢，遽卒。

章慶，字勤生，浙江會稽人。以通法家言遊蜀，就幕職。為總督錫良等所器，保知縣，所至有聲。署劍州，倡捐萬金修文廟，擒巨逆王文朗，殲其黨九十餘人。調南部，河徙齧城，築長堤御之，城以完。調冕寧縣，有橋綰轂川南，毀於水，渡者以水駛多溺。慶製鐵梁數十丈，行旅稱便。普支夷擾境，慶廉威所被，濟以兵力，夷歸誠，出被掠者多人。補射洪，擢道員，在任候補。其任西昌也，值川省爭路事起，哥匪張國怔與裁缺千總黃義庫，偵知寧遠軍隊出防，城中無備，聯內匪襲城，慶督團眾御之，力竭死之。妻顏、猶子鏞及胥役、僕從同死者二十餘人。

徐昭益，字謙侯，浙江烏程人，咸豐季年殉難江蘇巡撫有壬從孫。隨父遊蜀，以通法家言，佐治有聲，官知縣。宣統三年四月，攝威遠。同志會起，土匪附會名義，乘機報怨，四出剽掠。匪過境，昭益率團丁數百人出城解散，不從。匪以全力進偪，昭益念母老，居危城，命親丁護送還省。母臨行勉以大義，昭益泣涕受命，謂必不負母訓以辱先人，聞者皆為感動。九月十三日，匪薄城下，奸民為內應，團丁未訓練，猝戰遽潰。昭益乘騎亦受創，退而守城。其酋七八人入廳事，昭益厲聲問：「何不殺我？」其一酋突出利刃剚昭益腹，死之。

曹彬孫，字藹臣，順天武清人。以舉人勞績保知縣，發四川，權奉節，補開縣，未赴。七月，省城之爭路構釁，匪徒欲附同志軍起事，彬孫隨方禁阻，未敢逞。武昌發難，夔府響應。十月初十日，彬孫率團勇出巡，行至協台壩，眾暴起，團勇先受煽，不戰而散。彬孫被執，割其首，置縣公案。警察長徐某，失其名，安慶人，同時被戕。

汪承第，字棣圃，江蘇太倉州人。由州學生佐學幕，以知縣發四川。寧遠夷亂，檄運兵械，至則知府黃承麟留辦剿撫事，充營務處，攝大足。川漢鐵路擬派租股，請歲減萬餘金，民困以紓。攝永川，解散公口秘密會，編練保甲，群盜屏跡。既受代，大吏仍以營務屬之。同志軍起，雙流境尤囂張，檄攝縣事，捕誅其尤者，人心少定。未幾，省城變作，土寇四起，以事至簇橋，被困，中槍死，十月二十日也。

吳以剛，字克潛，江蘇陽湖人。以知縣發四川，嘗權彭縣，縣銅廠通松潘、茂州夷地，素為盜藪，胥吏與通，十餘年不獲一犯。以剛乘冬至朝賀禮畢，馳馬自率隊擒之，未午，獲著名巨盜數人歸。宣統三年，以父憂，充重慶屬水路巡警提調。武昌變作，黨人謂以剛藏軍器，執而戕之。

時候補縣丞陶家琦在重慶，誣與以剛通謀，並遇害。候補知縣湖南文某，字晉岩，省城兵變，亦與於難。

奎榮，字聚五，滿洲正紅旗人，成都駐防。同治十三年繙譯進士，用知縣，發四川。奎榮篤嗜程、硃書，務躬行。性溫厚，與人語，惟恐傷之。始權南充，偶誤決一獄，屈者恚而得狂疾，聞之大戚，曰：「是予之罪也！」亟集兩曹，自引咎，平反之，自是聽斷益平。尤留意風化，在峨眉任，捐俸購儒先書，集書院諸生定課程，親為講授。歷犍為、彭水、慶符諸縣，所至勸學，一如在峨眉時。庚子前，以老告休，捐居宅為學校用。鐵路爭事起，總督趙爾豐持之急，奎榮太息，謂「損下益上失民心，蜀禍將自此始」，遂避地郊居。同志軍起，复遷入城。十月初四日，紳民迫總督交政權，又訛傳北京失守，遂託疾不食。或謂年已篤老，毋過自苦，奎榮慨然曰：「國事如此，吾輩尚偷生耶？」至十四日餓死，年八十。奎榮德望為蜀士推重，皆稱聚五先生。既殉節，益崇敬之。

王毓江，字襟山，安徽宿州人。父心忠，官江南總兵。毓江將家子，有材略，以知縣官江蘇，復以道員改發陝西，充兵備處總辦。余誠格擢湘撫，檄調湖南，仍管兵備處事。長沙變，被執，罵不絕口，被亂兵所戕，到湘才九日。

同時死難者，候補游擊劉駿堂，湖南益陽人。光緒庚子，自立軍謀起漢上，事敗。駿堂時管帶院署衛隊，捕黨人最力，黨中尤恨之。至是自益陽拘至省城，徇於市，駿堂罵不絕聲，眾憤怒，叢擊斃之，並籍其家。

鍾麟，字書春，蒙古正白旗人。光緒二十九年進士，用知縣，發湖南，補瀏陽。攝永順，宣統二年，調嘉禾。省城難作，衡永郴桂道通令輸款，麟聞大慟。即集士紳謂曰：「麟蒞縣經歲，無德於民。今國亡城危，請諸君先殺麟以謝百姓。幸縣城不罹兵禍，死無所恨！」皆相顧錯愕，為好語慰之。九月二十一日，民軍圍縣署，鍾麟坐堂皇，屑金自盡。預伏火內室，妻邱氏熸焉。兩子及次子婦均遇難。

典史何永清，字澤溥，四川新津人。捐典史，發湖南，歷權州同、州吏目，屏絕規費，

胥役畏之。嘗於除夕，有富商以金為壽，請系一負債者，永清曰：「除夕人皆歡聚，我拘之，非人情。我受金而使人一家皇皇，尤非此心所安。」峻拒之，其廉介類此。變作，誓與鍾麟死守。或有諗永清者，謂：「邑侯旗籍，民軍恐不相容，公幸自愛。有變，當奉公主縣事。」永清謝之，不為動。道令至，永清痛哭，懸印於肘，自經死。

沈瀛，字士登，江蘇吳縣人。嘗刲臂療母疾。以勞保知縣。嘗從湘撫吳大澂出關，事轉運，絲毫不自潤。累署武陵、長沙，奏擢知府。宣統二年春，長沙以米貴肇事，　尾撫署，以瀛前任長沙得民心，復令攝任，緝匪賑貧，省城復安。三年八月，充營務處提調。新軍既變，黃忠浩被戕。瀛方出巡，新軍遮入諮議局，請為長沙守，不可；請仍宰長沙，又不可；錮諸室，令所親勸之，至泣下，瀛曰：「官大清州縣二十年，一朝背之，異日將何面目見人乎？」言已大哭。與前湘鄉知縣城固申錫綬同忍飢，以死節相勉。黨人知不可屈，擁二人出，罵不絕口，同死之。時長沙協都司熊得壽為人狙擊死。忠浩自有傳。

世增，字益之，為祖大壽後，隸正白旗漢軍。由生員入同文館，通法文。隨使英、俄諸國，歷保道員，加布政使銜。嘗譯西藏全圖、西伯利亞鐵路圖進呈。光緒三十二年，授寧紹台道，外務部調丞參上行走。三十三年，授兗沂曹道，擢雲南按察使，調交涉使。宣統二年，擢布政使。三年七月，調甘肅，未行，而革命難作。時新簡滇籓未至，或諷世增速交替，可脫險，以「義不當苟免」辭之；事亟，法領事韋禮敦勸入領事館，又謝之。有慫世增者，則曰：「人孰無恥，安有一省大吏求庇外人者？得死，命也！」揮眷屬出，獨抱印不去。

九月十三日，兵變，世增夕懷印步謁總督李經羲，僕紀祥從，總督拒不見，乃歸。出手槍自擊，紀祥遽奪之，恚曰：「汝誤我！」軍隊突入，擁至講武堂，索金助餉，斥之。韋禮敦聞訊來視，且允代任餉銀二萬，變兵略無圖害意。夜半，槍聲作，楊某紿守兵，謂電請大兵且至，眾遂叩寢門，迫世增為都督，且以槍擬之，卒不應，排槍起，中五彈死。紀祥圖殉，眾義之，獲免。乃市薄槥斂。事上聞，贈巡撫，謚忠愍。

石家銘，字訂西，湖南湘潭人。治刑名，　遊滇，佐大府幕，凡邊防扼塞及通商各國科條章約靡不諳究。雲南自界連英、法領土，交涉尤繁，文書往復，惟家銘隨方應付，動中翎要，歷任總督皆倚重之，以縣丞累擢知府。宣統元年，補昭通，三年，調澂江，尋改開化。視事數月，審結滯獄數百起，多所平反。九月十五日，巡道所募新兵驟變，署中僅哨弁李世清率衛兵二十人守禦，相持竟夜，子彈盡，仰藥不死；和金屑服之，又不死；乃令世清燃火油，以身投入，世清哭隨之，遂共焚死。世清，雲南人。

琦璘，滿洲鑲紅旗人。由部曹選授雲南澂江府知府，調補順寧，嚴正廉潔，對屬吏不少假借。省城兵變，正籌議集兵往剿。先是順寧縣令蕭貴祥疏脫要犯，援例上劾，貴祥銜之。至是結巡防營乘不備入城，貴祥假他事請琦璘至文昌廟會議，突起圍之。琦璘理喻不退，遂大罵，眾怒，遽開槍擊殺之。城中大亂，貴祥遁去。

毛汝霖，字澤卿，四川成都人。雲南候補知州。宣統三年，榷永昌府釐金，代行知府事。九月初六日，騰越兵變，永昌民大震，集民團守禦。十二日，電傳省城變作，知事不可為，仰藥死。營官羅某，民軍入城，不屈被害，碎其屍。

胡國瑞，字瓊笙，湖南攸縣人。舉人。光緒二十九年，挑知縣，發雲南。始攝霑益知州，清積訟逾百。三十三年，署彌勒，縣多盜，易八令不能治，告戍將：「我行，君繼之，出不意，可擒也。」如其策，破賊巢，擒其渠斬之。明年大潦，蠲賑並舉，以循績上聞，被旨嘉獎。旋補江川，擢大關廳同知，皆未之任。時請修墓歸里，既受代矣，變作，遣家屬作，寓子書曰：「省垣不守，布政使被戕，餘無殉節者。臣子之義，萬古為昭。予雖無守土責，然實官也。俟北信，當死即死。」旬日後，訛傳京師破，明日有汲於署東井者，井上有雙履，往視之，則屹立井中死矣，背有遺書，曰：「自經不死，又復投井。」又書曰：「京師淪陷，用以身殉。達人不取，愚者終不失為愚。」於是縣吏棺斂之，邑人請封其井，題曰胡公井。

張舜琴，字竹軒，雲南石屏州人。舉人，選昆明縣訓導。講正學，尚名節，士皆敬之，擢順寧府教授。事繼母孝，迎養學舍，顏其堂曰「不冷」。監師範學校，人疑舜琴改平時宗旨，及觀其學規嚴肅，壹準禮法，皆翕服。外國教習亦僉曰：「張先生正人。」學使葉爾愷調充學務議紳。變作，有令剪髮，即夕闔戶仰藥死。

鍾麟同，字建堂，山東濟寧州人。威海武備學堂畢業。治軍嚴整，累保道員。以嘗從軍龍州，調入滇，充陸軍第十九鎮統制官。宣統三年九月初九日，七十三標兵變，夜半，自北校場入城。麟同率衛隊扼五華山，手發機關砲，斃者數百，而七十四標駐巫家壩者應之，更迭戰山下。軍械局員陰與之合，移巨砲城上，攻五華，蟻附上，衛隊傷亡多，子彈亦盡，突圍轉戰，慨然曰：「身為統將，乃破壞至此，何面目生存耶？」以手槍自擊而僕，變軍碎其屍，剖心噉之。上聞，有「忠骸支解，慘不忍聞」之諭，謚忠壯。

同時死難者：輜重營管帶範鍾岳，字靜甫，直隸鹽山人，力戰死；七十二標標統羅鴻奎，

直隸天津人，被執不屈死；七十四標副官張之泮，直隸河間人，遇毒死；七十二標第三營管帶張恩福，直隸靜海人，大罵被害。

孔繁琴，字韻笙，安徽合肥人。以文童投武衛軍，入武備學堂，畢業，充哨官。庚子拳亂，扈兩宮西狩，與兄繁錦殿後，奪迴龍泉關，名以起。嘗調廣西幫辦紹字營，駐柳州。營本降匪改編，將調入城，疑而譁變，戕統軍，繁琴奮擊之，殲甚眾。又調廣東管帶巡防隊。惠州匪聲言欲投誠，脅紳求一見，繁琴盛服單騎往，覺有異，出匕首刺之，立斃。匪黨將致死，援者至，乃免。地方亦以匪首死，始不復擾。歷保知縣，宣統元年，調雲南，充蒙個防軍分統。以勞補靖邊同知，又以賑獎知府。民軍之變，獨率一營扼普雄。軍至，急與戰，死甚眾。已而左膝中彈傷，弁兵請退，怒，以槍擊之，所部遂潰，僅七人死守不去。民軍中有素重繁琴者說之，又以槍斃數人。乃大憤，發一槍，問：「降否？」曰：「不降。」累問之，答如故。至十三槍，乃中要害死。管帶張榮魁與繁琴本同學，是日亦戰死。榮魁亦安徽人。

王振畿，字化東，山東滕縣人。天津武備學堂畢業，充哨長，累擢至統領，改道員，入滇，總辦兵備處，治軍有節制。變作，欲墜城死，僅傷左股，遂被執。勸降不從，見害。

張嘉鈺，字武平，湖南鳳凰廳人。起世職，累官至總兵。宣統三年，署騰越鎮。武昌變

起，有自省遺嘉銓書諷其達時變者，嘉鈺謂：「我所知者，與城存亡而已，其他非我所能行，亦非所忍聞也。」未幾，騰越防軍起應民軍，九月初六日圍鎮署，出堂皇彈壓，兵猝入，被戕。

陈兆棠，字樹甘，湖南桂陽州人。父士傑，山東巡撫，自有傳。宣統三年，兆棠官惠州府知府。九月，粵中黨人起應武昌，總督張鳴岐遁香港，民軍遂踞省城，設軍政府。潮州鎮趙國賢自盡死，所統防軍擾亂，守、道、知縣皆逃。士民懼，堅留兆棠收撫防軍，部署未定，二十八日，民黨糾眾攻府署，火及宅門，左右挾兆棠出。民軍懸賞購執，令輸餉十萬貸死，兆棠曰：「死則死耳，安有鉅金助爾謀反？」眾怒，縛之柱，中十三槍乃絕。國賢自有傳。

馮汝楨，字萊雲，浙江桐鄉人。以諸生捐知縣，發廣東。榷商讞獄，咸舉其職。宣統三年七月，攝西寧。廣州變起，黨軍闖縣署，脅汝楨懸白旗示歸順，持不可。俄而槍聲作，乃朝衣冠出大堂，眾爭前，槍刃交集，洞胸穿肋，斷右臂，死之。

何承珍，字性存，湖南湘潭人。少治說文學。光緒六年，學政陶方琦按臨長沙，以漯字為題，承珍徵引詳贍，文譽以起。光緒季年，廣東陸路提督秦炳直招入幕，於軍事多所贊畫。時提督駐惠州，以總稽查任之。宣統三年八月，革命軍起，惠及鄰境匪皆蠢動。聞營官有通敵者，密告炳直，而營務處劉殿元以全力讓主帥自任，否則偕死。承珍感其意，以首觸地謝之。亡何，餉匱薪米竭，援師不至，承珍以死自誓。城陷，夕歸私室，自書絕命時日，置衣帶中，並遺書誡子，自經死。炳直上聞，以「忠義可嘉」褒之。

白如鏡，字顯齋，隸鑲黃旗漢軍。由筆帖式補鑾儀衛官，出為興寧營都司。宣統元年，署潮州左營游擊，兵變不屈死。

何培清，字鏡亭，廣東歸善人。入提標，補千總。光緒三十四年，領連和防營，提督秦炳直才之。調博羅，剿羅桂幫匪，盡殲之。會鄂變，粵應之，民軍猝集，攻博羅。培清以三百人登陴守兩晝夜，敵不得逞。奸民開門迎民軍，執培清，不欲死之。甫出，猝遇羅桂餘黨，出不意，狙擊死之。

時又有黃兆熊者，名家玟，以字行，湖南湘潭人。久從秦炳直為惠安水師營哨官。博羅既失，民軍薄惠州，兆熊被調入城守，三日目不交睫。城陷，傳提督被害，悲愴不欲生。時全城搶攘，獨攜槍至城堞間，以足趾觸槍機，洞貫胸腹死。

張德潤，南雄人。以千總充香山巡防營管帶官。革軍入縣城，守南門力戰，援絕被執，殺之，投屍江中。嘉應州游擊柏某，時亦以兵變遇難。

張振德，並失其籍。廣西候補知府，充巡防隊統領。十月，潯州亂，率師至黃茅規進剿，眾寡不敵，中槍死。時南寧府知府攝思恩府舒志，亦以兵變死之。

來秀，字樂三，姓聶格里氏，滿洲鑲藍旗人。由繙譯生考取筆帖式，歷官刑部，屢決疑獄。充軍機章京。光緒三十三年，出知汀州府。大吏議加汀鹽價，力爭罷。武昌事起，福建響應，總督松壽殉難，全省無主。來秀在官多惠政，士紳憂來秀滿洲，為人指目，謁請護避汕頭，來秀以大義自矢，不之允。九月三十日，郡城驟懸白旗。來秀知事不可回，朝服坐大堂，北向叩頭，仰藥死。松壽自有傳。

劉念慈，字晉芝，湖北鍾祥人。由廩生選教諭，俸滿，以知縣發福建，補永安。福州既

亂，土匪倚山險，聚眾數百人，念慈募勇督剿。匪負嵎抵抗，勇被槍死，念慈亦重傷，為匪擁去，索銀幣取贖。念慈即間遣人持絕命書歸，且曰：「慎毋來贖，以增羞貽累！」卒絕粒不食死。

李秉鈞，漢軍正白旗人。由謄錄敘知縣，選泰宁，有治聲。革命變作，慨然曰：「國亡與亡，義也！第縣治無官，民將失所。」召紳士議保衛，法既定，仰藥死。繼妻烏蘇氏亦抑藥殉之。

王榮綬，字笛青，湖南善化人。以軍功起家，官甘肅。光緒二十八年，改選連江縣知縣，嚴於捕緝，黨人莫敢留縣境。受代寓省城，被拘至軍政府，責以前事，抗辭不屈，被害。

定煊，福州駐防。諸生。有幹略，官佐領。武昌變起，將軍樸壽日料軍實、簡卒伍。旗民能勝兵者，皆授以兵，而任定煊為捷勝營管帶，日夕操練。防軍圖變，於九月十八日，揚言旗營將開砲洗城以懼眾。四鼓，砲聲隆起，分撲軍、督兩署。樸壽親督所部血戰兩晝夜，防禦長瑞、驍騎校巴揚阿主軍書，發憤從戰，相繼殞於陣。前者僵，後者繼，變軍不支，漸引卻。偵利槍巨業皆在於山，定煊從樸壽於二十日夕，短衣草屨，督死士襲山壘，深入，中砲死。

長瑞、巴揚阿均繙譯舉人，同隸駐防之前鋒森俊、蘇都裡、達哈使、尚阿里，領催桂斌、慶銘，舉人　　松音，均陣亡。教員麟瑞，舉人裕彤與兄筆帖式裕豐，族兄哨官鑠欽額，均殉難。樸壽自有傳。

王有宏，字金波，直隸天津人。同治五年，投效銘軍，充兵目。自平定發、捻餘孽，與剿台灣番法人攻台灣諸役，均隨軍有功，擢至游擊。日本渝盟，奏調山海關辦防務。和議成，入江南防營，以緝梟匪勞，記名總兵。江蘇巡撫鹿傳霖器之，從入秦，扈從兩宮回鑾。尋為河南巡撫張人駿奏留，倚以練軍。人駿督兩廣，移督兩江，皆從。管江南緝捕營，兼統總督衛隊。宣統三年八月，湖北告變，檄統選鋒十營會提督張勛江防軍守江寧，嘗請率三千人赴滬守製造局，斷蘇、杭鐵道，未果。無何，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，率兵攻江寧，提督張勛與戰，頗勝，而變軍別出一支攻督署，有宏以機關砲擊卻之。十月初旬，德全以江浙聯軍至，麕集薄城，有宏馳出通濟門，以三百人戰。民軍以遠鏡測知有宏所在，發槍，子中左腹，猶植立，督軍士進擊，左右舁至醫院，乃絕。電聞，贈太子少保，謚壯武。

何師程，字云門。由襲騎都尉擢副將，保總兵，補江南督標中軍。十月十二日，寧垣陷，自戕。

黃凱臣，本名彩，以字行，江蘇江都人。入徐寶山虎字營為哨官，敘功至游擊，以事去職，至賣茶自給。武昌變起，江寧將軍鐵良添募十營助城守，凱臣領其一。省城既陷，各營相約懸白旗，凱臣語所親曰：「城不守，而相率降附，吾實恥之！」聯軍至，橫刀大呼殺敵，馳入陣，被戕。

戚從雲，徐州人。由行伍官千總，隸江蘇巡防營，以能緝捕名。蘇、滬獨立時，從雲率巡防一營駐黃渡，抵抗不從，遂為民軍所戕。

盛成，字挹軒，本荊州駐防。同治初，金陵克復，調江寧，由驍騎校累擢鑲黃旗佐領。民軍攻江寧，知城不可守，約知交城破各挈孥就火藥庫，謀同死。十月十一日，城破，有言繳械免死者，眾要盛成往，不應，率子婦趙，孫國瑞，女三，赴藥庫，攜酒痛飲，灶香以待炸發。

哈郎阿，字叔芬。素與盛成善，聞之，亦挈妻張，子成仁、成義，女一，往，同時熠焉。旁近旗民無老幼男婦，巨響一震，死不知數。

南山，字壽民。充貼寫，累擢防禦。初從將軍鐵良駐軍北極閣，城破，知同僚集都統署，馳入，言曰：「吾輩受國厚恩，今宜發天良，背城一戰。不濟，則以死繼之！」無應者。出召軍士語如前，亦無應者。恚甚，發槍自擊死。妻某，聞南山殉節，抱其子縱火自焚死。

培秀，字希賢。先以襁褓子授其戚，以阿芙蓉膏飲一女、一侄女，夫婦自焚死。

防禦松柏與妻、子、女八人，驍騎校恩鈞夫婦，副前鋒寶林全家，防禦長年，均自焚死。隸某旗洪某，聞變，先以妻女投官井，與同居劉永祥闔室舉火自焚。洪失其名，永祥，微者也。中學教習興發，約同營前鋒錦秀同投塘水死。小學校長富勒渾布，嘗以世濁獨清，誓與屈靈均為伍，有欲縛獻民軍者，躍入水，猶抗聲語曰：「吾今日遂吾志矣！」不受援，死。防禦嚴德海，驍騎校愛仁阿、榮生，均率妻、女、子、婦，千總色勒善夫婦，佐領廣照，世職關秀昆，相率投水死。防禦果仁布，城破自盡。世職鹿鳴，自經死。隊官汝霖、彭興，教練官恩錫，執事官魁穠，均以不屈被害。

陣亡者，為驍騎校趙金泉，教練官鵬興，排長海祥，砲隊官趙壽昌。被戕者，千總富有，世職金珍、祥泰、韓萬興、鴻錫、侯恩、俊卜、金海、永潮、韓萬富，文生衣吉斯渾。

凡旗兵戰死及眷屬與難見姓名者數百人。事定，掩埋叢塚凡十三處，其數不可稽。生員長明，以在杭州武備學堂肄業，為同學斫之死。

桂城，字仲籓，姓伊布杼克氏，蒙古鑲紅旗人，世京口駐防。由生員入武備學堂，考送日本振武、士官諸學校。入聯隊實習，調江寧為憲兵協軍校，管陸軍警察營。宣統三年九月，變作，遣妻、子槍令自裁；族人在軍者，咸勗以大義。時第九鎮統制徐紹楨駐秣陵關，往謁，知桂城不與同志也，拘荒祠中。新軍敗雨花台，遷怒桂城，擁之出，中數槍死。後二年，補謚剛愍。

延浩，字子餘，蒙古鄂依羅特氏，漢姓文。既老，赤面白須，善騎射，如少年。官協領，以原品食俸。載穆殉節，默不語，具衣冠北面再拜，僵臥不食卒。

文蔚，字子貞，蒙古人。同治初，從將軍都興阿軍，累擢佐領。變作，家人勸出避，誓死不應。一夕，痛飲，哭不止，家人謂其醉也，中夜遽卒，蓋陰以毒物自戕矣，年八十。

協領佘世寬，驍騎校恩厚、同源，佐領春濤、延熙，防禦貴慶、延福，前鋒錦章、炳炎，領催東皋、德慶、延昌、松廷、三元、錫昌，雲騎尉良　，師範學校校長崇樸，生員崇椿，同以絕食死。防禦吉瑞嘔血死。領催德霈自經死。前鋒鍾祥、達邦，領催慶耀、升奎、國能、殿倫、發昆，五品頂戴發元，生員穆都哩，同自經死。前鋒德尚，領催清泰，投江死。舉人恩沛，吞玻璃死。佐領榮康、德興、普亮，前鋒國棟、和庸及弟啟瑞，領催文光、延熙及弟延本、海春，恩騎尉延章、西登布，武舉人炳南，生員喜德，師範畢業生錫蕃，均受傷死。安徽縣丞壽餘及二子德興、德祚，同日遇害。其被調江寧者，排長國權、海靖、文馨、啟貞，與桂城同日死。排長炳升，守北城戰死。馬兵那康元，遇敵軍南門，搜軍械，不服，縛於樹，支解死。

高謙，字敬亭，湖南沅江人。同治季年，從左宗棠度隴司書記，以勞保縣丞，發安徽。光緒八年，宗棠督兩江，委謙淮北督銷分局，連任十有七年，鹽商饋遺皆不受；受代，典衣裘而行：商民頌之。三十三年，補安徽阜陽縣丞，清嚴不妄入民間一錢，知縣有過舉，輒陰為規正，民尤愛戴之。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安慶變作，變兵旋入阜陽，左

右勸謙引避，厲聲斥曰：「名位雖卑，大節不易，吾豈苟活者耶？」即夕飲鴆自盡。凌晨家人入視，則衣冠端坐，氣絕，面如生，年七十有四。民聞之，皆走哭，議立祠祀之，因亂未果。

黃為熊，字子祥，江西德化人。由舉人挑知縣，發浙江，署於潛，再署東陽。民好訟，積案千百，排日決事，民畏而感之。署蘭溪，除盜匪殆盡，益興學重農。治行上聞，被獎。省城變作，聞之欲自裁，翌日，聞訛言謂京師陷，大慟曰：「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何顏見地方人民耶？」亂民來奪縣印，正色諭之，不許，抱印自經。僚友趨救，氣已絕，面如生。

文海，字云舫，漢軍鑲藍旗人。由拔貢生用知縣，發浙江，一攝長興，充勸業道科長。新軍變，入寓搜軍械，得洋槍，將縶之，文海發槍，斃一人，傷二人，出報其黨，被收，慷慨不屈，引頸受刃死。

趙翰階，字春亭，山西祁縣人。父受璧，奉天昌圖知府，有惠政。翰階隨侍邊塞，習騎射，以任俠重鄉里。拳匪之變，嘗乘垣斃其酋。增韞素與習，官浙江巡撫，令充衛隊管帶。杭垣變作，撫署被圍，率猶子趙錦標等突圍入護巡撫家屬，穴牆匿民舍。明日，聞巡撫為新軍所拘，往救之，挈錦標持手槍出，為變兵所執，曰：「我北方男子，豈畏死者！」遂與錦標同被害。

貴林，字翰香，滿洲正紅旗人，杭州駐防。官協領，與浙人士遊，有賢名。浙兵變，駐防營猶抗拒，相持二日。浙人勸罷戰，招貴林出營議事垂定，有陷之者，謂旗營反覆不可信，且誣貴林署毒各坊巷井中，變軍誘之出，槍斃之。同出者，子量海，舉人存炳，佐領哈楚顯，同被戕。

額特精額，字蔚如，杭營正紅旗防禦，駐守武林門。辛亥九月十四夜，變兵強令開城，額特精額喝問：「何人？」以「革命黨」對，遂斥曰：「汝等狗也！我不死，城不能開。」獨持槍擊眾，眾環攻，慘剁死，暴屍數日，居近商民始殮之。

文榮，字如山，蒙古巴岳特氏。世襲雲騎尉。變兵攻旗營三日，堅不下，使來議和，合營官兵原效死力爭，將軍德濟遽遣貴林出許之，官兵皆擲槍軍署，痛哭散去。文榮憤不欲生，手書十六字曰：「杭營失守，忠義掃地。清流北向，是吾死所！」遂投河死。

迎喜，號壽芝，滿洲鑲白旗人。年八十餘矣，當議和時，詣軍署以死爭，大呼曰：「八旗受國恩三百年，今事至此，若輩猶欲靦顏偷生乎？」遂歸，閉戶自經死。

金海，正藍旗前鋒校。變兵架巨砲吳山，遙轟旗營，眾議啟城馳奪之，金海原從戰，聞議和，遂棄械於河，亦自經死。

希曾，正藍旗監生，前南昌知府盛元孫。變兵入營多劫殺，希曾斥之曰：「既議和矣，奈何猶為盜賊行？」眾怒，擊，竟剁屍如泥。時旗人皆自危，頗有無故被殺者，其姓名不能盡詳矣。

玉潤，漢軍鑲紅旗人。光緒季年，以鑾儀衛治儀正出補秦州營游擊。武昌事起，甘肅僻遠，總督長庚素持鎮靜，聞陝西擾亂，乃戒嚴。時有道員黃越者，宿與南方黨人通，充軍事參議，欲通陝中民軍謀獨立。以陝中民軍屢敗，乃陰引川軍入甘為援。玉潤偵知，日與守備習斌籌守禦，以限於兵額，末由增募。是時南北款議成，甘、陝電斷不相聞。越於秦州各官獨憚玉潤忠鯁，壬子正月二十三日，遂率眾入城據各署局，而以兵圍游擊署。玉潤列隊出拒，身自督戰，終以兵少不敵，玉潤中槍，殞於陣。

勞謙光，字佩蘭，山東陽信人。少讀書，有用世志。入北洋武備學堂，畢業，山西設武備學堂，聘為教習，管帶馬隊營，捐知縣，遂官於晉。新政創始，若督練處、警察學堂並充提調官。數歲，移充北洋常備軍第三鎮參謀官，兼軍需官，擢第六鎮工程管帶官。武漢變起，率工程營赴前敵，築橋漢上，將以濟師，敵爭之力，砲子雨下，躬督視不卻，猝中砲死，時十月初六日。死而橋卒成，清師得渡，得漢陽，清廷主兵者遂有停戰之議。

吉升，字允中，滿洲鑲黃旗人。以學生官本旗前鋒，入海軍學習，積資充海籌兵艦幫帶官。湖北告警，海軍奉調赴援，至者兵艦十五艘、魚雷艇二艘。清軍攻漢陽，海軍助勢，而砲發多不命中。未幾，言煤罄，相率下駛。九月二十一日，海籌與海容、海琛三巡洋艦奉令離漢口，二十三日抵九江。時江西九江已響應武昌，海容、海琛遂相約懸白旗，停泊。海籌管帶喜昌不欲，邀吉升同遁，吉升★M4然涕下，曰：「國家經營海軍四十年，結果乃如是耶？」發憤投長江死。

張程九，字子澐，奉天台安人。由歲貢考充盛京宗室學教習，任滿，以知縣用。宣統元年，選為奉天諮議局議員。三年九月，鄂變起，地方不逞之徒，假改革名義，狡然思逞，台安齊某糾眾將起事，憚程九持正不敢發。程九聞警，至省謁總督趙爾巽，請派隊剿辦，

免塗炭地方，爾巽允其請，並令回縣辦鄉團以資捍衛。程九歸，經縣西佛牛錄，為群賊所伺，設伏遇害。卹贈知府，賞世職。

王文域，字伯若，四川人。知山東樂安縣，辛亥冬，為變兵所戕；黑龍江海倫府巡防馬隊管帶官譚鳳亭，於十月陣亡：有旨優恤。伊犁將軍志銳被戕，僕呂順以樸誠著，臨難護主，同死之。從死者，武巡捕官劉從德，四川人；教練官春勳，京旗人。志銳自有傳。

張傳楷，字睿斌，直隸青縣諸生。充宗人府供事，敘勞得知州。革命軍起，舉朝震恐，自親貴達官而下，惟日以徙家入外人居留地為事。傳楷憤甚，詣都察院上說帖，請代奏，院官無在者，止院門，哭三日，無一官至。遜位詔下，拔所佩刀自戕死。自銘十六字曰：「成仁取義，孔、孟所垂。讀書明理，捨此何為！」

孫文楷，字模卿，山東益都人。同治癸酉舉人。潛心著述，尤精金石之學，以收藏貧其家，力耕自養，恆屢歲不入城市。有適野集、一笑集，皆詠田事詩也。遜位詔下，家人秘不以聞。經月，忽入城訪友歸，即仰藥自盡。將死，囑其子曰：「吾行吾所安耳，毋謂我死節也！」著有老學齋文集二卷，今吾吟草四卷，稽庵古印箋四卷，古錢譜等書。

王乘龍，字少枚，福建龍溪人。安貧好學，以歲貢生授經里中。閩軍應武昌，乘龍感愴，彌日不食。翦發令下，長至謁宗祠，宗人勸之，乘龍不一語。入夕，乃潛設香案自經死，案上遺詩曰：「膚　　發千鈞重，綱常萬古新，毀形圖苟活，何以見君親！」年六十有一。

趙彝鼎，字煥文，江蘇江陰縣諸生。好程、硃之學。武昌變起，蘇撫程德全應之，憤痛絕食。十月初九日，出而不返，明日，家人跡至三賢祠樓，則衣冠北面懸樑間，氣絕矣。檢篋得遺筆千餘言，有曰：「我死合君臣之義，冀斯人不以我君為滿洲而漠視之！原國家大兵早至，反正者免，脅從者赦。」又曰：「我為國故不死於家，會文講學地，正欲以明人倫也。」

施偉，字卓齋，江蘇高淳縣諸生。傲岸絕俗，以兄喜譚新學，心非之。遜位詔下，大慟。壬子元日，具衣冠拜家祠，自書輓句祠壁，投塘水死。

李澤霖，字郇雨，廣東香山縣諸生。教授生徒，以小學、近思錄為日課。聞變，絕粒五日死。先手書「清處士李郇雨墓」七字授其子，俾刊墓道。且命二子毋入學校，毋出仕。

胡穆林，失其名，湖北江陵縣諸生。變作，上書荊州將軍議戰守事，將軍壯之。時電報被毀，具乞援牘，令賚以北行。至資福寺，為通敵之警察所偵，縶沙市敵營，訶之曰：「汝漢人，奚助滿人為？」穆林叱之，遇害。

杭州望江門有更夫某者，夜鳴鉦巡於市，變軍自城外入，方昧爽，猝見之，急鳴鉦大呼兵反，狂走向官署，冀警備。軍訶之不止，追及，槍擊之，立斃。

梁濟，字巨川，廣西臨桂人。父承光，卒官山西，貧不能歸，寓京師，喜讀戚繼光論兵書暨名臣奏議。光緒十一年，舉順天鄉試，時父執吳潘祖廕、濟寧孫毓汶皆貴，濟不求通。迨毓汶罷政，始一謁之。大挑二等，得教諭，改內閣中書，十餘年不遷。舉經濟特科，亦未赴。三十三年，京師巡警廳招理教養局，濟以總局處罪人，而收貧民於分局，更立小學課幼兒，俾分科習藝，設專所售之，費省而事集。由內閣侍讀署民政部主事，升員外郎。在部五年，未補缺。遜位詔下，辭職家居。明年，內務部總長一再邀之，卒不出。歲戊午，年六十，諸子謀為壽，止之，不可，避居城北隅彭氏宅。先期三日，昧爽，投淨業湖死，時十月初七日也。遺書萬餘言，惓惓者五事：曰民、曰官、曰兵、曰財、曰皇室，區畫甚備。予謚貞端。

有吳寶訓者，字梓箴，蒙古人。嘗為理藩院員外郎。素與濟遊，聞濟死，痛哭。越日，亦投淨業湖死。

簡純澤，字廉靜，湖南長沙人。父桂馥。純澤生七歲，即出嗣伯父敬臨。敬臨以總兵從左宗棠軍攻金積堡叛回戰死，謚勇節，賜騎都尉世職。純澤自幼吐棄俗學，嘗入粵從西人習軍械製造法。桂馥客遊新疆，久不歸，迄二十餘年無耗，純澤乃以襲職從度隴軍，欲遂出嘉峪關覓之。隴督以荒遠堅阻，而行文地方官搜訪，卒不能得，則大痛，謂他日不求死鄉里也。入陝西，為布政使升允所重。庚子，升允率師勤王，純澤與營官歐丙森從。遇夷兵正定，斬數百人。疾作，聞丙森戰死，力疾請戰，升允尼之，上書責升允，詞甚直。正定令將迎夷師入，下令軍中嚴陣待，夷懾之，解去。升允擢巡撫，檄管武備學堂，兼領新軍，後復檄充新軍教練官。會後撫以貪黷聞，非門金不得通，積二歲不往。又與道員王毓江議軍事不協，謝歸里。國變後，居數年，悲吒不解。丙辰夏，北行之京師，旋客天津。後一年至煙台，遊煙霞洞，去之威海，投海死。獲其屍，有自書絕命詞，以樹墓碣鐫「大清遺民」四大字為獲尸者告，感其義，斂而葬諸海濱，且立碣焉。

王國維，字靜安，浙江海寧州諸生。少以文名。年弱冠，適時論謀變法自強，即習東文，兼歐洲英、德各國文，並至日本求學。通農學及哲學、心理、論理等學。調學部，充圖書館、編譯名詞館協修。辛亥後，攜家東渡，乃專研國學。謂：「尼山之學在信古，今人則信今而疑古，變本加厲，橫流不返。」遂專以反經信古為己任。著述甚多，擷其精粹為觀堂集林二十卷。返國十年，以教授自給。壬戌冬，前陝甘總督升允薦入南書房，食五品俸，屢言事，皆褒許。甲子冬，遇變，國維誓死殉。駕移天津，丁卯春夏間，時局益危，國維悲憤不自製，於五月初三日，自沉於頤和園之昆明湖。家人於衣帶中得遺墨，自明死志，曰「五十之年，祗欠一死！經此世變，義無再辱」云云。諡忠愨。海內外人士，知與不知，莫不重之。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4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